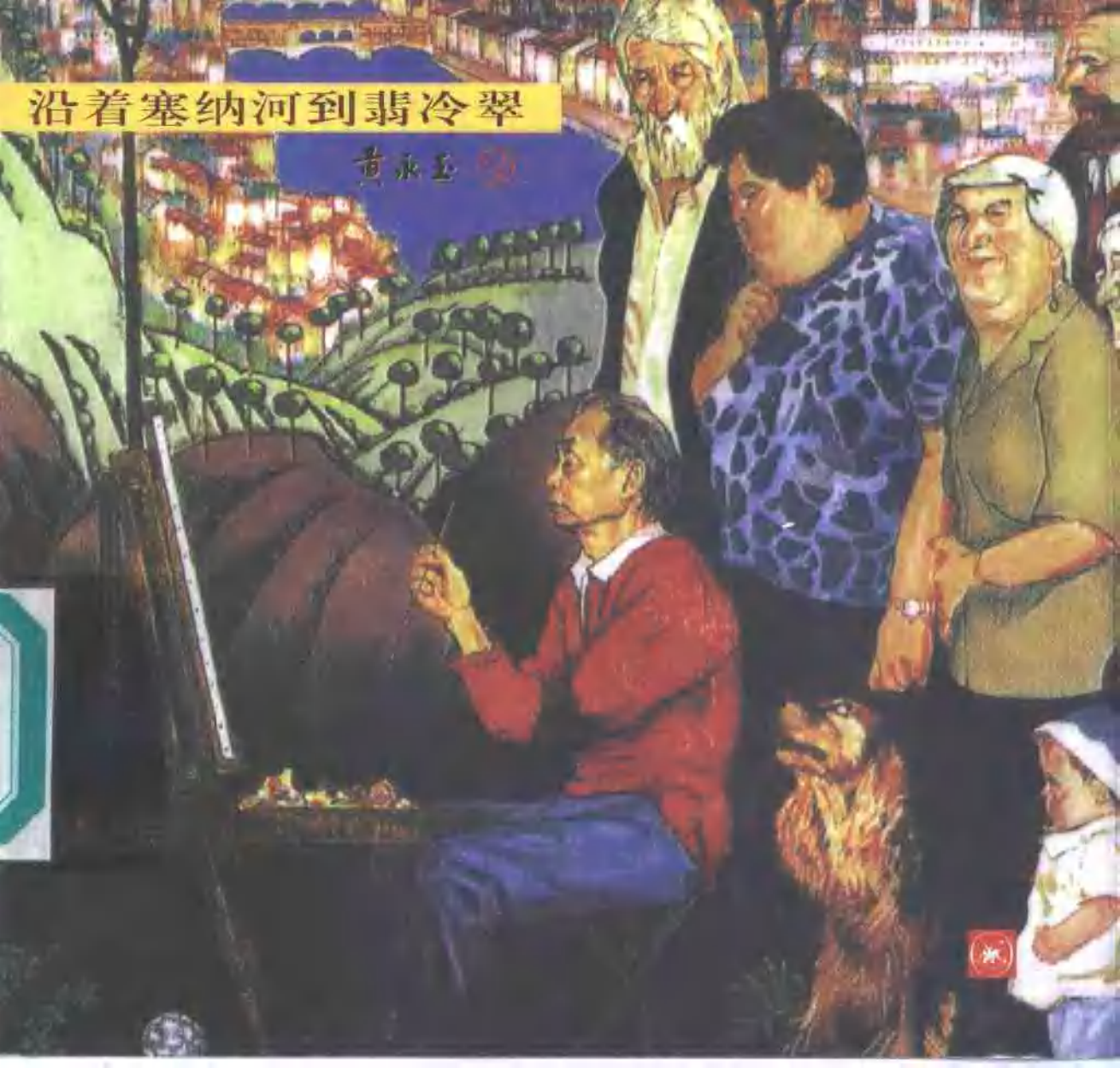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黄永玉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黄永玉



4279



00001164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 黄永玉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ISBN 7-108-01133-6

I. 沿… II. 黄…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0597 号

责任编辑 石晓光

装帧设计 海洋

出 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彩印厂

版 次 199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178mm×168mm 1/24 印张 8.5

印 数 10000册

定 价 34.00元

写在北京（代序）

多谢朋友的好意，这本小册子能在国内出版。

书中说的是从什么地方到另一个什么地方，起了这样的书名，真像是一本游记似的，其实不是，一些住在某些地方的牵感而已。

我庆幸不是专业人员，所以无须遵守行规和板眼，在“槛外”能自己选择思想和步法：东一个，西一个，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一年，一个月，十天，一点钟前，新朋友，老朋友，简直是“一盘散沙”的好朋友。看点什么，听点什么，谈点什么，写点什么，……于是，于是就积成这么一个册子。

北京和上海仍然是许多有学问的人聚集的地方，每次上书店，见到许多新书，都为此庆幸能生活于此。

无论你怎么被背信弃义所纠缠，被年龄与理想的差距所困惑……你颇感灰心失望的时候，想想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的这个成就、那个成就，尤其是道义、意志和情感的成就时，一切都会舒坦起来的。

1993年3月8日于万荷堂

序

一位67岁的中国画家，支起画架，安顿好三脚凳，安然坐在巴黎塞纳河畔、翡冷翠（今通行译作佛罗伦萨）优雅的街头，专心画他的画。这是1991年春天夏天的事情，画家黄永玉完成了他两次丰盛的艺术旅程。

他作画，他思索，思绪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他带回来许多令人惊叹的油画和雕塑，又把在这—段时间中的感受见闻，写成一篇篇韵味醇厚的散文。先在刊物上发表，然后辑成这本单行本：《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黄永玉有两支笔。一是画笔，一是文笔。画笔从速写、国画到油画都画，文笔从散文小品到电影剧本都写。不拘一格，但永远有黄永玉的个性。

这两辑散文，可以说是游记，但不管他脚踏在哪一方土地上，黄永玉那纵横的思路，总引发

许多新鲜活泼的见解，因而写的是眼前的景物，想的可以是往日的风流人物，可以是新颖的探索，可以是人物风情的生动描绘，也可以是内心深处情怀的激荡。是生动的游记，也是隽永的散文。

读这两辑游记，我们如同与画家一起，沿着塞纳河，踏着当年印象派画家的脚步，来到处处入画的梵高故乡。又与画家一起，崇敬地来到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生活的地方，呼吸着那仍然留下来的醉人的空气。

让我们与画家一起共度这文化艺术之旅吧！

编者

目录

写在北京

序

沿着塞纳河

沿着塞纳河 2

是画家的摇篮还是蜜罐 6

追索印象派之源 10

“老子是巴黎铁塔” 13

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 17

忆雕塑家郑可 21

“可以原谅，不能忘记！” 25

洛东达咖啡馆的客人 29

让人记挂的地方——洛东达咖啡馆 32

梵高的故乡 36

巴黎——桥的遐思 40

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 44

翡冷翠情怀

意大利的日子 50

每天的日子 54

也谈意大利人 58

菲埃索里山 63

高高的圣方济哥修院 68

咸湿古和薄伽丘 71

纪念馆和薄伽丘 76

大师呀！大师 81

沿着塞纳河



如果是静静地生活，细细地体会，我可能会喜欢巴黎的。

眼前，我生活在巴黎。我每天提着一个在沙特尔买的简陋的小麻布袋，里头装着一支“小白云”毛笔，一个简易的墨盒（几次到欧洲来都用的是它）跟一卷窄而长的宣纸。再，就是一块厚纸板和两个小铁夹子；我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后来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出名的历史悠久的美术用品店里买到一具理想的三脚凳，画画的时候不再一整天、一整天地木立着了。没想到坐着画画那么自在……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提到的那个巴黎和我那么遥远。他们的“评议”，只给我一种站在太深井边的神秘的惊讶。六十多年前，我毕竟太小，对自己身边的现实尚茫然不得而知；几万里之外的巴黎和我有什么相干？

徐志摩写过英国、意大利和巴黎，他的极限的功绩就是在一些有名的地方取了令人赞叹的好名字：“康桥”、“香榭丽舍”，



“枫丹白露”，“翡冷翠”……徐志摩笔下的巴黎，不如说是巴黎生活中的徐志摩。让五六十年前的读者眼睁睁地倾听一个在巴黎生活的大少爷言谈典雅的感受。

我倒是从雨果和左拉，巴比塞以及以



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

后的爱伦堡、阿拉贡这些人的文字里认识到巴黎真实的人的生活。那种诗意的广阔，爱情和艰辛。

50年代初期，香港放映了一部美国歌舞片叫做《巴黎艳影》。为什么40年后我还

记得这个庸俗的名字呢？平心而论，它是一部活泼生动的片子，介绍几位住在阁楼年轻的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画家……）真实的生活方式。导演一流，舞蹈一流，摄影一流，演技一流。其中采用了后期印象派



不知名的喷泉速写

矮子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画作中的人物和色彩，让那些在灯光下的红色，绿色的脸孔闪耀起来。

伟大的电影家，中国人民几十年的老朋友伊文斯拍摄过的纪录片《雨》、《塞纳河畔》，精心地给人们一层一层剥开巴黎和巴黎人的原汤原汁的那种心灵中最纯净的美。

我是个“耳顺”的老头子，其实一个人

到了“耳顺”的年纪，很应该也很顺了。

写生的时候，忽然一群罩着五颜六色花衣裙的大屁股和穿着大短裤的毛手毛脚的背影堵在我的面前。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可真没有见过罐头式的齐整、灿烂、无理的障目之物有这么令人一筹莫展的威力。

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丹麦人、

荷兰人有时也会偶然地挡住我的视线，但一经发现，马上就会说声对不住而闪开。但这些美国人、德国人不会。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我至今弄不明白。

我习惯了，“眼顺”了，我放下画笔休息，喝水抽烟，站起来东看西看，舒展心胸。

巴黎人、意大利人历来不挡画家。更是见怪不怪。

爱伦堡在他的《人，岁月，生活》一书中提到巴黎人几十年前一段趣事：一个全裸的中年人斜躺在巴黎街头咖啡馆的椅子上喝咖啡、看街景。人来人往，不以为意。警察走过来了，他也不理。警察问他：“先生！你不冷吗？”他仍然不理，警察只好微笑着离开。

巴黎的大街齐整、名贵、讲究，只是看起来差不多一个样，一个从近到远的透视景观又一个透视景观、缺乏委婉的回荡。招引来一群又一群鲁莽的游客，大多麇集在辉煌的宫殿、教堂或是铁塔周围，形成20世纪的盛景。

有文化教养，有品味的异国人大多是不着痕迹地夹在巴黎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懂得巴黎真正的浓郁。

我在卢浮宫亲眼看到夫妇俩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幅老头像赞叹地说：“啊！蒙娜丽莎！”

而真正的那幅蒙娜丽莎却是既被双层的玻璃罩子罩住，又给围得水泄不通。

“蒙娜丽莎？啊！我知道，那是一首歌！”一个搞美术的香港人对朋友们说。我也在场。

蒙娜丽莎是一种时髦倾向，但不是艺术倾向。

巴黎是画家的摇篮、天堂。

巴黎又何尝不是画家精神的、肉体的公墓。

像战争中的将军一样，将军是成功的士兵。真正在战场上厮杀的千百万战士，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中国一位非常聪明的画家住在巴黎，名叫常玉。5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艺术团来到巴黎，既访问了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常玉很老了，一个人住在一间很高的楼房的顶楼。一年卖三两张小画，勉强地维持着生活。他不认为这叫做苦和艰难，自然也并非快乐，他只是需要这种多年形成的无牵无挂运行的时光。他自由自在，仅此而已。代表团中一位画家对他说，欢迎他回去，仍然做他当年杭州美专的教授……

“……我……我早上起不来，我起床很晚，我……做不了早操……”

“早操？不一定都要做早操嘛！你可以不做早操，年纪大，没人强迫你的……”

“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大家都要做

的……”

和他辩论是没有用的。各人有各人心中的病根子。虽然旁边的人看起来是一件区区小事。……

早操做不做概由己便，这是真的。如果常玉知道开会是非去不可，那理由就驳不倒了。常玉不知道开会是一种比早操可怕得多的东西，尤其是搞起运动来的时候。

60年代常玉死在巴黎自己的阁楼上。《世说新语》的一段故事中有句话说得好：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就是常玉。

对于人来说，巴黎太好玩；对于画家来说，巴黎是艺术庙堂的极峰。

十多年前，儿子在选择去巴黎或罗马哪个地方学画举棋不定的时候，我让他去了罗马。理由仍然是巴黎太好玩，年轻人在那里容易花心。

有一天，斯诺夫人和阿瑟·米勒的夫人英格尔在北京我家吃饭，谈到我儿子选择罗马读书的决定时，她们大笑地告诉我：



不知名的纪念碑



巴黎圣母院

“罗马也是很好玩的地方啊！……”

儿子到底还是去了罗马。

我从历史的角度发现，巴黎和意大利诸城的艺术环境很像一个装蜜糖的大缸。收藏之丰富，艺术之浓稠，原是千百万蜜蜂

自己酿出来的。但人们却常在大缸子里发现被自己的蜜糖淹死的上百只蜜蜂。

一般的观众和爱好者欣赏名作时，是无须担心给“淹死”的。从事艺术者却不然，他每天和艺术的实际性东西接近。年深月

久，欣赏水平远远把自己的艺术实践水平抛在百里之后。眼光高了，先是看不起前辈的作品，评头品足；最后连自己的劳作也轻蔑起来，干脆什么也不做，粘住手脚，掉进缸里淹死完事。

艺术的蜜罐里，不知淹死过多少创造者。

蜜蜂原是在花间、在蜂房里工作的成员，固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到蜂蜜缸边走走，欣赏历来劳动的成果，壮壮自己的声势；然而站在缸边活动的工作终究不是分内的事。艺术工作之可贵原就在一口一口地酿出蜜来，忘了这一口一口，忘了那来回奔忙的任务，已经不像是一只正常的蜜蜂了。

我有时还自觉不太像一只蜜蜂。虽然，不怕晒太阳，不怕走远路，经得起一坐七八个小时，忍得饥饿、干渴，虽然后腿窝囊里的花粉——自己食用的粗粮采得满满的；至于高质量的蜜糖，却未必一定够格。这就是自己对自己和历代高手以及当代能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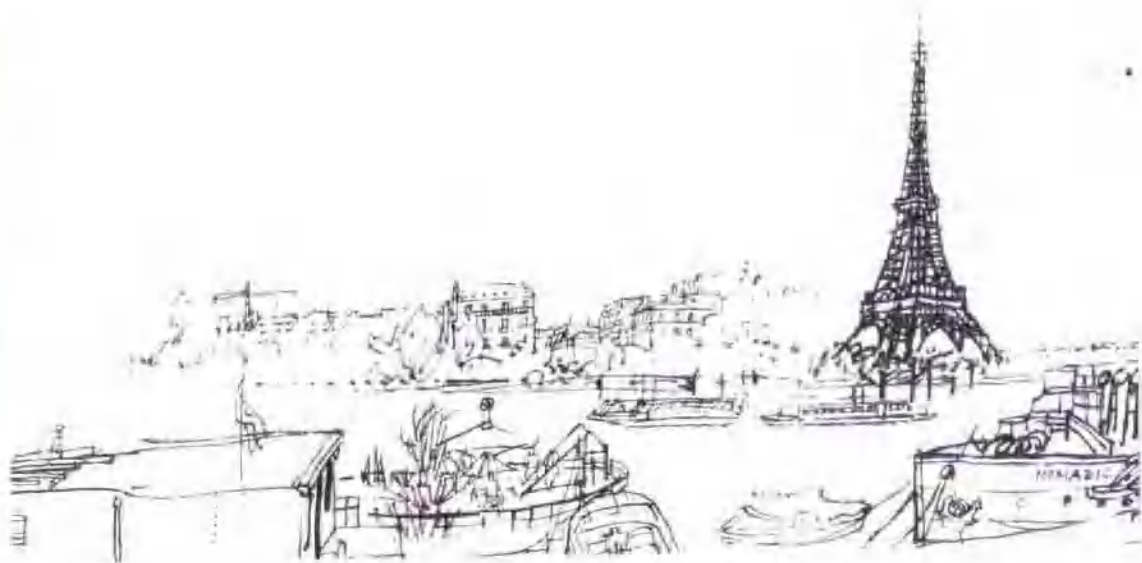
比较而产生的思想。

走在塞纳河边，背着沉重的画具，一边走一边嘲笑自己，甚至更像一只蚂蚁。

不过蚂蚁比我好，集体观念和纪律性都比我强。

我是一只孤独的蚂蚁。世界上有独居的蚂蚁吗？请问！





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印象派是沿着塞纳河发展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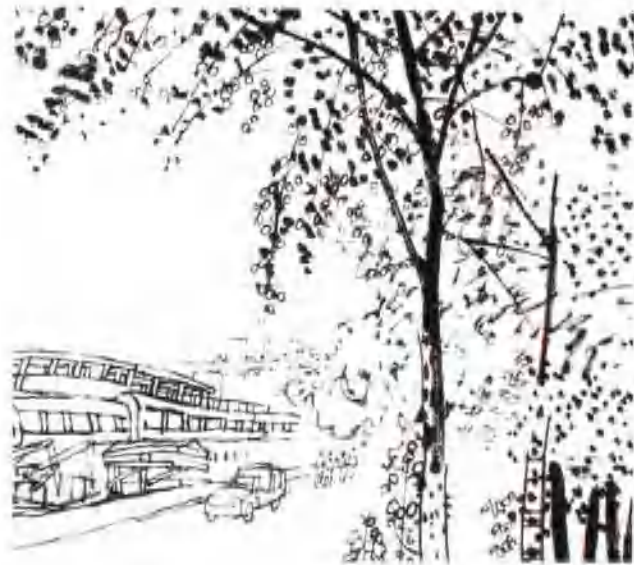
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分贫富，都沿着塞纳河居住，画的都是塞纳河一带的生活，除了高更远远地在塔希提岛之外——虽然塞纳河还是他的老根。

这是一个颇为有趣而特殊的现象。

我想告诉一位在巴黎居住而研究美术

史的女孩，问她为什么不去写一部这样的又厚又大、夹着精美的照片和插图的大画册呢？我真想这么写信给她：

“比如说，沿着塞纳河，也沿着印象派的发展史；沿着每一位画家的生活；沿着他们曾经画过的每一幅作品……你开一部小小的汽艇，装满你需要的美术研究资料，摄影器材，花一段较长的时间生活在你的小



素描巴黎街景

世界里，我想你定会做出跟任何过去的艺术史家不相同的成绩来。同时也很有趣，你想，太有趣了是不是？你还可以钓鱼，高兴就跳进水里，做一个船上的艺术史家。”

世界上许多文化成绩都是由一些乌七八糟的念头点燃的。接着我还想这么写：

“身边的巴黎不写，你到基隆翠来研究拜占庭干什么呢？或者，你是来学习、研究

方法和技巧’之后再去看巴黎文化的跟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个谜。巴黎，塞纳河，印象派和你这一类的女孩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任何人都要去研究一种非常系统，非常全面的文化？

“我这个老头子丝毫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知识，却也活得十分自在快活。我要这些知识干什么？极系统，极饱和的庞大的知识积聚在一个人身上，就好像用一两千万元买了一只手表，主要是看时间，两三百元或七八十元的电子表已经够准确了。不！意思好像不是在时间之上。于是，一两千万的手表每天跟主人在一起，只是偶然博他一瞥。

“读那么多书，其中的知识只博得偶然一瞥，这就太浪费了！

“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

“认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

“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